

文藝叢刊

草原上

劉白羽

文化生活出版社

有版權

定價八元五角

上原草

作羽白劉

發行
林文吳

發行
所出版生活文化文
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所刷印活生文化文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五十六集
共六十冊

夢之谷	蕭蕭	巴金	沙汀	憎恨	苦難	牛車上	生人妻	野鳥集	定的故事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三十七年八月三版

目 錄

黑·····	一
沒有春天的地方·····	四三
草原上·····	七三
草紙廠·····	一二九
冰天·····	一六九
病·····	一九五

黑

一

阿七趕着兩條牛走過去……

霧正沿着山壁下流。空中有的地方露出一片藍湛湛的巖石，有的地方就只白茫茫的，深深淺淺，膿一樣攪成一片。這會，還似乎是漸漸往稀薄裏剝。這條小路靠岩那半，就有些個針樣橫戳在頭頂上的老松樹，露出來……雖然是那麼濕漉漉的，沒多大勁，很懶，很疲倦；風一來，可就擺呀擺的，像一隻手，把掛在松針上的霧，撕着，扯着，往下扔，往下掃。

噠，噠，……噠，……噠，……

這牛蹄子慢慢踩在濕的石板上的聲響，也隨着往下滾。下面是深深的山峽，也給霧蓋着。那裏鬍鬚更濃一點。大概所有的煙霧，都流到那兒排擠着。像龍鳳帽上的白蒸氣，一會，又想往上冒。

『呵噉……呵噉……』

阿七喊着。一面折了條荊條，撻着花牛的屁股。花牛，就不耐煩的把尺來長的尾巴亂擺起來。脚下，緊蹣了兩步。肥胖的，剛剛要垂到腳踝上去的肚子，就擺了兩下……

這一些聲響，一溜進山峽中的濃霧去，就消沒了。

往上瞧……霧只剩下蟬翅膀那麼薄的一層兒，裹着山尖。在一轉眼的工夫，也許就沒影了。山楞綫，非常突怪的岩石，以及岩石上寄生的小聚柯，山楂柯……全洗刷了一遍似的，紅的真紅，綠的真綠，一下就都跳上來了。風微微一颺，柯子亂搖一陣。霧雖然落着，太陽并沒閃上來。空中，還到處有着游浪漢一般的浮雲。

山路，那麼曲曲折折順着山邊往霧裏拐……

咕喔……咕喔……

鷓鴣鳥悠然自得的在頭上喊了兩聲。

阿七摔了一下鼻頭上的鼻涕。順手檢了一小塊石頭，往樹上拋去……樹葉一顫，那灰黃色的鷓鴣，就嘆的扯開翅膀，向峭壁頂上的叢林飛去。一會，那裏會熱鬧起來了，一隻，兩隻……十隻，嚇！你聽，咕喔……咕喔……咕喔……咕喔……

他仰着頸頸楞了半天。峭壁太高，太陡了。忽然頸頸抽了根筋去一樣，酸痛起來。等他再拾起那條荊條，牛却早沒影了。隔着突然轉過彎子去的山壁，聽得見噠，噠……不那麼欣快的聲音，在那面響。

跑了幾步。阿七擺着翹起尖來的山鞋，唱：

噠呵……噠……

天邊呀——一顆星，

落下來的汗珠也亮晶晶！

亮晶晶……

哦呵……嚇……

扒完了火坑又是一更！

唱着，唱着……他的心就有點酸，皮膚上，也就似乎泛過一陣子麻痺，輕輕的。

……
深夜鑽在鑿炕邊上的情景，像一道不吉祥的黑影。像一條堅韌而又富于彈力的帶子。從眼前掠過，一直，一直……沒人靈感的深邃，深邃的遠處去了。

轉過那拐角。一根荊刺在他赤裸的腿上劃了下。

前面霧更濃些，牛彷彿是兩片反射過來的影子，怪臃腫，一搖一擺衝進去。阿七

趕上，下勁的在牛屁股上摔了兩下。牛，這回却連尾巴也沒搖。阿七便一手在花牛的脊背一按，跳上去。

牛，偶然把那貪婪的嘴伸向路旁，拔幾簇嫩芒刺草嚼。

『呸！』

阿七啐了口膿痰，又唱起來：

哦呵……嚇……

一更到比一更難，

雞啼一張可就要亮了天！

白天肚子吃不滿，

哦呵……嚇……

這會的肚子可又癢又冒烟！

忽然，一粒眼淚似的東西，跟這聲響落下來……從那孩子黑得鐵鍋底樣的臉膛上。『噫！也許是霧在斗笠上凝結的一滴水吧？他沒哭過哇！……』阿七將來是條漢子！誰不這樣講。瞧，別看臉膛黑，眉毛，眼睛，就那麼十二分清秀，端正，只是肩膀瘦些，那早晚會「發」呵……

他眨一眨眼，——一陣昏黑。

在那一陣昏黑裏，彷彿一切都變得黑滲滲的了；峭壁，峭壁頂上的雜樹林，針一般橫戳下來的老松枝……黑，黑，就連那兩條牛，也變成一滿黑。不好……黑牛，哼！只有阮夸子家養過一隻黑牛，可是在去年收過穀的時候，因為交不上租，給李五老爺的狗奴才牽去了。不是阮夸子還鳴鳴哭，碰響頭，阮大嫂呢？就拚命的劈手去搶……給踢了一腳……

嘿！想起李五老爺，阿七就嘔心。

可是，牛總不能讓他黑，黑牛是會搶去的……

他狠命的去抓着牛角，身子微微一傾，險些落下來。這樣一來，他纔清醒了。

霧彷彿淡了一點。

『呸，活見鬼呵！』

啞了口。嘟囔上一句，就正了正屁股，回過頭去。從那稀稀密密的樹林裏，剛走過來的路，就像一條鉛皮蛇，蜿蜒在深藍深綠之間。牛蹣的泥脚印還沒乾呢！……這一天，就是愛反潮。一塊，一塊，黑黑的儘是些個霉酵了的濕土。霉氣味到存不住。山風永遠習習的，習習的……

路更陡，突然寬起來。像給誰用繩牽着一樣，阿七回轉頭剛剛一怔，心裏唸道：

『喇到了……』

屁股早一欠，輕飄飄小身軀，獼猴似的跳下去。一本正經揚起荊條。

路的左旁露出一塊草坪，上頭草綠蒼蒼的，孔雀毛一般好看，可愛，幾棵細挺的

胡桃樹，掩護着一段石頭台塔，石塊，不那麼整齊，歪歪斜斜，如同一串從簍子裏爬出來的螃蟹。上去，是一所房子，房頂上，也長滿了青草。

風播播的，草也播播的……

阿七揉了揉眼角，望一眼再往下去的山路。

那裏霧雖然在旋轉着，可依稀的，已分辨得出來那些條綜錯的，色彩不同，嚙強而又模糊的山沿綫，劃在浮動的白色裏，彷彿是反映在虹彩中的幾絲黑雲……那裏充滿了快樂和自由。他眼巴巴的瞧上一瞧，覺得那裏透出一點聲響……這聲響，是很詭秘的，像兩根絲的磨蹭聲，含着欣快……牛也貪戀的，捨不得這裏的欣快。花牛，搖着小尾巴，沉重的邁着不那麼十分利落的腳，鑽進那一叢野櫻花下而去。

四月尾。嚇！野櫻桃花開得纔滿好呢！深紅，淡紅……從那小姆指粗細的梢上擠出來。發散着一股遲緩的氣味。這種氣味飄盪在空間，好像也含了深紅，淺紅。

黃牛把前腿一彎，想躺下去。

阿七驚醒了似的，趕緊車轉身，揚揚手臂喊：

「呵噃……呵噃……」

兩條牛纔昂起頭額，兩位道高德重的偽善者一樣，搖搖擺擺給趕進那石塔下去。從那兒，石壁上有一個缺口，他們一齊沒進去。那石壁上，長滿了雞爪藤，葉子尖尖的，覆蓋了所有的灰黃的石塊。遠一些……更瞧不清楚。

頂高，頂高的峭壁上，第一綫太陽光晃了一下。

石壁後面是一片空場，巍巍的儘是煤渣呵，石渣呵，砂子呵……一堆堆的。頂多的，靠一面堆得有一人多高的一排窯裏燒出來的瓦罈子。彷彿在那裏堆着就經過很長的日子了。上面，滿是些風雨蝕出來的斑點，一隻隻眼睛樣瞪着。

窯是在房子的斜對面，一個山凹裏。

是靠着山壁自然鑿成的。把窯裏石塊全扒出來，裏面就變成空空洞洞，往上去，

還有一根瓦罐子砌的煙囪從石隙間伸出。這會竈裏面是黑鬱鬱的。

牛，給趕進一個荊棘編的柵門裏去。

阿七鑽進竈洞子裏。裏頭，悉悉索索響了一陣。他又走出來，拖了一把大鏟，把竈門外的一大堆硬煤塊，一個勁兒往裏鏟。……身上那件藍土布褂子，不知什麼時候摔掉了，那瘦瘦的，和這老虎嘴一般的鏟子，不那麼相稱的，肩膀頂一伸，一縮，抽動着。嘩啦，嘩啦……

房子裏的人給這聲音吵醒了。頭一個從那嵌在石塊間的房門裏走出來的，是劉師傅——嘆的，睜了口膿痰。捧着兩條鐵桿子粗細的胳膊，揚長走出去。轉過缺口，那裏，……的鞋底聲還響着呢！

太陽把突出的山嶺上所有的樹林，全照成紅色。

一陣烟，先頭是淡的，緩緩的。一會是濃的，迅急的，一會更濃更急，更濃更急，……從煙囪口上噴出。

又誰在黑暗着的房子裏，打了兩個噴嚏。

阿七却疲倦了似的，把鐵鏟往煤塊上，噹……的一扔，就哈着腰坐下了。把兩隻黏黏的小眼睛瞧着那窖坑中心的一點，一點，蠕動着，紅起來的火星，彷彿是多少隻螢火蟲在那兒攪作一團。然而在他眼前搖曳的，却是另外一張臉影……

——那是阿巧！

阿巧的臉。黑黑的，在那長眼睫毛下，永遠閃着藍的微茫的臉……剛纔去上山阪放牛的時候，哼，阿巧今天不喜歡，沉悶的躺在他懷裏就一句話也沒講。爲了什麼？她……她……不是那麼活活潑潑的一個姑娘嗎？今天，可不對勁，就像一宵沒有閤眼皮睡過，覺似的，她……

忽然一點黑影，在眼前一閃，吱，吱……一隻山喜鵲，撲的叫着掠過。

叭，叭……窖裏的煤塊，崩解了般爆炸起來，突的，由煙囪上撲下一點風，等這風變成了熱熱的，由口上噴出，烤着阿七的臉的時候，裏面紅紅的火焰，嘆一下長起來，

熊熊的，光耀的，照着四壁，連阿七的鐵皮臉，也搨出一塊，一塊，醃了油脂似的閃亮。這會纔看得見，在那火池的四週，遭挨着擺的，儘是些粗糙的沙土捏成的盆，碗，昨夜放進去，爛了一宵。這會，那白白的皮上，就漸漸堅滑起來了。

『阿七！阿七！』

石房裏李頭兒的啞嗓子鬼樣喊着。阿七從鼻筒裏，不高興的應了一聲。却悄悄擲着：

『奶奶個×……累死人，不償命呵！』

就懶懶的站起來，撲了幾下屁股上沾的土。把一面木頭門似的堵頭，往窯洞口上一扔，轉過身來走去。天空，魚肚白的薄雲時不時把太陽遮住。太陽却飛一樣，從旁處尋一條隙縫落下來。

一隻狗，懶洋洋的拖着尾巴，從一架剛長葉的葫蘆下爬出，仰仰賴，打個呵欠。

「狗也比咱老子舒坦！」

命運的手掌，把阿七播弄得真夠瞧的。阿七……哼！幾年前，父親死了。你知道，在那時，他祇是一個小孩子。沒有思路，也沒有選擇的，就那樣，他跑到這深山裏來。山谷裏，樹梢上掛着他每天，每天，浮升的靈魂夢……

辛苦，汗，淚……壓積着，使他十八年的青春，變成一條黑炭。

老板——李福常常瞧着人家說：

「這小子……只是一把喂狗牙巴縫的骨頭呵！誰管他，你說……世界上，世界上，世界上，哈哈……」

每一笑時。他多肉的臉上，哆嗦着，鼻頭也紅得像枚山楂了。

「……將來也許是條漢子，將來……阿七！你不會忘了，我是你的恩人呀！你這喂狗牙巴縫的骨頭，也有今天……眼看成人了，眼看……」

阿七知道自己的星宿低。每天，低着頭，辛辛苦苦，給老板趕活計；早晨帶着星星

往上山阪放牛。晚晌，不管是風是雨，往下山阪放牛。中間做工，捏盆胎，碗胎。一到晌午，就憫。然而，然而……窯裏的火熄滅哪！李頭兒，劉師傅的洗腳水，這些全是他的麻煩。等到夜來了。山谷中涼森森的了。人家的鼾聲，都從夢裏不停的往外送。阿七却蹲在窯洞口上，看着爛在火池旁的碗盆。

他知道自己只是一把喂狗牙巴縫的骨頭！

命運的手，在他額頂上捏上了黑字。辛苦，流汗，肩膀頭一天比一天瘦，他知道。

……

落淚的時候，是在身旁沒人的空兒。或是黃昏，當劉師傅那個四十幾歲的傢伙，性情黏黏的，個兒不高，在那小鼻梁上兩眼是深深向裏凹着，中間像一個小潭，充滿了憂鬱，鬱……的淚水的傢伙。躺在胡桃樹下，嚼着汗烟管，哼，哼：

小黃瓜兒尾巴苦，